

試煉之地

每個人來這家酒吧的理由都不盡相同，大多是為了透過調酒探尋自己所無法理解或舌尖未能感知的氣味，所以不喝酒的人鮮少待超過三分鐘。為了盡量保持清醒地解開心中的迷，會在這喝醉的人也少之又少。

那些人都在等著專屬於他們的酒。

挑高五米的吧臺區上方掛著一顆懂得調和風味的大腦，裝在歌德浮雕的花窗裡。大腦是橢圓光滑的藍色浮球，會在每位客人喝了水杯的水後，轉變為夕陽餘暉的漸層，隨著氣味偏好在多種藍調間轉移，讀著客人的心緒。

酒客們稱呼那顆幻彩的AI橢圓大腦為「試煉之地」。

試煉之地的定位很清晰，要你來酒吧跟上教堂一樣，來懺悔來靜思，來坐禪禱告，在變化快速動盪的年代靜下心來嚐一杯。與年輕時我們會上的酒吧去閒聊消磨，大吐苦水的地方截然不同。

當試煉之地讀到了客人的心緒，晶透的玻璃管迷宮襯著藍球，分序輸送數種基酒到雪克杯，在隱藏的程式運作中有序的離心加速與甩盪，將空氣與液體融合。

那些過程在豔彩的呈現後已經讓人先醉了一回。

出杯前表面略過青焰帶出煙燻味，落下檸檬皮屑與那一滴帶有檀木香氣的苦精，井然有序的精鑄成一杯調酒。

他們對這樣的客製化也有個中二的名稱，叫做「Order/秩序」。古希臘建築的柱式就稱為Order，是指本質的秩序。

所以會來品嚐的都是最用功的酒客。

所謂的用功，是他們在此傾向不交際不交談，專注於自我探尋，關掉體內某種因外部環境而頻發震動的聯繫運作，手機、電腦和時不時腦神經裡混沌的焦慮因子。

當調酒盛入杯中被安置在一盆藻土上，繚繞著深沈的氣味，這便是一份凝結了什麼的知識，酒客得以一種敬畏與好奇的心去品嚐。

有點過於賣弄高深，但在這個菁英商業區裡的小酒吧有這樣超然的類宗教主題服務很受歡迎。

酒吧藏得不深但也不易被察覺，也許是窗外厚厚一道羅漢松與竹籬的隔擋，窺探到的是流水線作業的浮光掠影，而安靜的酒客們都隱藏在視線角落的陰影裡修練著。

我平時下班也很常一人坐在吧台，閒撐著兩肘，點一杯調酒，但我不是個用功的人所以不點Order。我只是想藉個香醇的味道刷去嘴巴裡總是苦澀的腥臭。

我對「試煉之地」的展現有著持平的見解。它刁鑽精準的氣味控制讓人極度讚賞，但那毫無人性的奪去酒保工作，或任何人的工作的那種冷酷，也讓我厭惡至深。

某晚酒後結帳時櫃檯角落立著一張卡，上面寫著應徵訊息，是前所未有的徵兩名「人類」服務生。看起來像是玩笑又像是認真，薪資範圍與上班時間都寫了出來，是一個堪稱輕鬆且高薪的工作。

看到那份薪水，我擱在心頭的退休計畫搖搖欲墜，又起了工作的雜念，我最擅長的便是冷血無情的工作。

年輕時我是有著以業餘之姿喜愛調酒的短暫接觸，以及三十年的貿易經驗，該有一些自信能應徵上，但越是自信就越對自己那過於豐富的經歷感覺不妙。

當天下午的六位面試者中就我看起來資深，資深的程度可能連面試者或老闆都會望塵莫及。直覺能夠被錄取的機率渺茫，於是給自己打了預防針，假裝輕鬆的可有可無的。

就想像自己其實是來喝酒的，在還沒整理好的桌椅間找尋座位，端看著吧台櫃上所儲放的酒類，想像一下在舌尖的味道，想像自己為何還要自找苦吃的來應徵。

在一群低頭閉眼緊張的複誦著什麼的面試者中，我可能是井然有序中最失序的。

被叫入那間酒吧的行政辦公室，會議桌緣邊的面試官竟然還是台機器人。我沒有心理準備自己是要被機器人面試，那個曾經在職場上毫不留情淘汰我的「對手」。

「對手」有著簡潔光亮的硬殼表面，面容上掛著多組攝影鏡頭與掃描感應器，我不知道眼睛該看哪一顆。

「請稍微描述你的學經歷，以及對我們酒吧的了解。」

我不自覺地盯著鏡頭裡的映射，看著模糊的身影有了年輕記憶的湧入。嘴裡的故事綿延冗長牽掛著一絲與酒吧的緣分，我應該說了蠻久的，一說出口又即刻遺忘，在近乎叨絮的人生跑馬燈還沒收攏前被面試官攔截斬斷：「請預設一個你覺得適合的任職期。」

工作這麼多年從沒有人會在面試時這麼問，這猶如是在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職。」

「五十五歲的現在，我應該還能活十五年吧。」我以為自己幽默，說完才覺得他們何必錄用我，機器人不是能做得更久。

走出辦公室，排隊的人更多了。

一位年輕人在龍排的座位中間，只有他是抬頭盯著試煉之地。他眼睛隨著管線與機構的撬動遊移，找尋著什麼與己相關的，直到有人喊了他的名字JD。

不遠處的廣場一陣騷動，所有人都看向窗外。廣場已經集結大批人群，舉牌揚旗。各界工會的遊行活動從今天開始，沸沸揚揚的聲訴人工智慧奪去人類工作權。這些失業的人在各種裁員中流竄，最終都被壓迫到了街頭。

這也就是一種無謂的呻吟。AI替換潮的那陣子解僱輪番換批，無預警的受害隨機上演，每個人開始死命的拼搏。贏過身邊的人還要贏過人工智慧，撐著以為自己會是留下的那一位，但最終都會敗下陣，在悔恨中接受一筆補助金回家休息，遲早的。

這筆錢是均發的生活補貼，貼你的基本吃跟住，讓人有了撒手不工作也餓不死凍不死的選擇，所以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錢就得靠凌駕於AI的實力去換取。

這是非常殘酷的與AI與機器的直面戰鬥。

那些可複製的、公式化的、可量化批次再造，甚至是依靠複雜判斷裁決或對峙生成的都可能被找出可執行的邏輯依據。那些幾乎可以剔除人類情感的工作，AI都會表現得比人好，好的不只那麼一點。

所以能在這些以外表現出色的人確實能被稱作精英，那是極少數的還被社會需要，甚至是被AI需要，無法被淘汰的人。

有些還沒清醒的，總覺得自己如果找到一個能發揮興趣與創造的機會，也能當那個被需要的少數。

我想起了在酒吧裡的那些信徒，含了一口酒後會口鼻吸氣，又頻頻蹭著上顎想要摩出某個奇特，甚至不存在的氣味。

抗議人群中那些綁著布條義氣填膺喊著口號稚嫩的臉，都比我小個二十來歲，是那些被AI刷去然後還不肯放棄的一群人，他們喊著希望能讓自己的才能興趣有所發揮，證實自己於社會的虛無飄渺的存在意義。

但是如果那意義從來都不存在呢？

領著補貼過日子沒能餓死但也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三餐加上房租幾乎無法再有任何餘裕，自己早有過認份領著補貼過完餘生十五年的打算。

所以我很明白找尋不存在的那種消耗浪費，以及撲空時的失落，所以我不談興趣。

還沒回到自己的小套房，手機就收到錄取通知，除了制式的恭喜，還寫明工作內容與薪資：輔助客人對於酒吧與酒單的認知，並以同為人類的自身喜好提供知識與心境上的領陪，其餘細節將在入職後公告工作守則。

跟酒吧故弄玄虛的風格一致，沒看懂什麼是「領陪」，是要帶領還是陪伴，帶領我是比較有經驗的，但是這樣的薪資要帶領什麼也有點不相稱。當主管的至少薪資要翻兩倍，手下也得每組三人，三組的運作，整間店給我來管都嫌規模小。

以前的我是有些膨脹，一群人的，朝九晚九，掛著黑眼圈半夜啃泡麵盯螢幕加班，擠在辦公室裡生不如死的被榨著，還前仆後繼的。

「原來有班上是這麼過癮的事。」沒想到自己那時這麼奴。

隔週上班的準備時間，終於見到另一位錄取者，是當時癡盯著試煉之地的年輕人JD。

JD不羈的外表神情卻分外穩重，話極度的少，似乎刻意地與一切保持距離。通常這種新員工做不到三個月就會離職，離職起來毫無負擔

AI透過耳機對著唯二人類的我們交付著工作事項與守則，還有關於其他緊急狀態的處理程序。保母級的手把手帶著練功，這比以前打工當服務生還沒挑戰性，是個人大概都可以當。

AI那種「得把所有條文逐項讀過確認接收」的嚴謹流程讓人覺得自己像個被盯場的小孩。連端水杯的置杯方向與托盤位置都精確地說明距離與角度到小數第三位，但人類怎麼可能精準到如此，這個精準的效益何在。

我看JD認真的幾乎入禪，手肘頂了一下他的背，對他揚了眉毛笑著：

「是AI也把我們當機器人了？」

JD撇頭的沒說話也沒領情，依然神情專注的在工作守則的確認。

我看著JD那雙毫無光澤的眼睛只隨著脖子的轉動平移，一句話都沒說，好似什麼都入不了他的眼。

JD來到酒吧後，除了對試煉之地聚過焦，其他的都放空的成了蠻不在乎的背景。好像總期盼著什麼但最終又輕易的落空，像這樣對世界義氣填膺的年輕人很多，廣場上靜坐的那些就是。

街口的廣場突然發響的警車鳴笛與大聲公，穿過酒吧密閉的玻璃後只剩下細如耳語的背景，連水杯裡的水都沒被擾起半點漣漪。

JD對於機器人解釋水杯能夠讀取客人舌頭對於酸甜苦鹹鮮澀辣的承受度這件事，有著超乎奇幻的期待。

「靠上杯緣飲水時所放出的微電量採取飲者對味道的偏好，而有了個人的味覺速寫。每當客人坐上吧台喝第一口水，如算命師掐指理解客人今天的情

緒狀態，給上那杯專屬於當下的調酒。」然後試煉之地調出了一杯屬於JD的Order，卻被JD拒絕了。

「我不喝酒。」

「抿一口？一滴？」我說。

他搖頭。我接過杯子喝了下去，那果然是年輕人喜歡的酸甜滋味。

他那種說不就不，對討厭的東西比喜愛的還分外清晰，毫無轉圜餘地的被篩去，不知道是任性還是果斷的斬去可能帶有一絲美好的機會。

「給我一杯金湯尼。」

是有熟客跟我一樣從不點「Order」，只想安穩的喝著口耳相傳的經典。

吧台收到金湯尼的訂單後，試煉之地便開始運作出杯。

我端著酒走了大半才忘記把金湯尼放上盛有海藻的底盆，耳機裡的AI隨即提醒，我煞車轉身讓酒面張力滑出了杯緣。客人在不遠處嘖了一聲。

「請重新出杯。」耳機提醒的同時我已把酒送上餐桌。客人喝了一口後，舔了嘴唇，反覆看著酒。

「調法不一樣了？」

「一樣的。」我與耳機裡的提示異口同聲。

「你應該不是機器人吧？」

「不是的。」

「為什麼？」他責備的問著，像是被佔便宜：「另一位就是機器人。」他指著JD說他動作效率極高，轉身迴轉半徑產生的離心力都沒讓酒灑倒，不發一語表情穩定無情。沒有任務時就消失無蹤，一定是去充电站待機。

他十分篤定的要我在面前證明給他看。

我對JD招手並在耳機裡呼叫。

JD像是聽到了又沒聽見的轉進廚房，那種「不聽從任何人指揮」的游離狀態讓人不知他為何來到酒吧工作。

「不好意思，請稍候一下。」我跟進後場找著JD，卻一個人都沒有。空蕩的好像我剛瞥眼見著的是個鬼魂。

過往我的業務團隊中只要遇上這樣的年輕人，必定連續幾日的閉門長談。

「提不起興趣。我不知道自己做這幹什麼。薪資太少不值得我的付出。」都是把身軀纏成麻花的說著各種不情願，我知道光靠畫大餅是無法激發年輕人的戰鬥力，最後殺手鐮都得是鼓厚的業務獎金。

但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有了政府補貼是餓不死人的，他們有了大把時間可以猶豫磨耗，可以為了找尋人生目標突然離職，然後去遙遠的異鄉除草擠奶，也許擠奶的過程中又醒悟的突然拋下那個被擠的牛，去找下個人生目標。

擠奶除草的機器人也是存在的，但他們不會逃到地球某個角落，然後在某個空幻的意識裡鑽洞，想要一個看似有解但卻沒有答案的東西。

廣場抗議靜坐的人群在不樂觀的回應下變成扎營的長期抗爭。

那些被替代而有補貼可拿的人們，似乎是把抗議當成了興趣。如果是這樣那抗議還算是值得。

警方為那些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前進，渾渾噩噩的人群們周圍設起拒馬，像是圈起了圍欄，不是怕他們擴大，而是怕他們迷路。

「還有什麼人比他們更需要被照顧。在這個有AI與機器人服侍的年代，還能領著它們所賺的錢當補貼，仍然空虛的坐上了街頭乞討。」新聞包裹著溫情的諷刺下標讓他們顯得更幼稚。

那些仍在崗位戰鬥的精英們會說並非所有人都被AI替代，被取代的是不會使用AI的人，不夠努力的人。

幾次上班路過，總覺得有個面孔熟悉，雙手舉著大牌，漲紅著臉嘶吼，幾乎要把肺都給吐了出來。那是以前的業務助理。

「你怎麼在這裡。」我叫著小賈，他轉頭認出我的霎那，下巴抽動了一下。

他那緩慢又不甘願地走向我又四處張望，好像不知道出口在哪的被困在了人群迷宮裡。他瘦小的身形從拒馬間的細縫一次又一次的鑽出，他回頭記著路，就怕出來了回不去原來的地方。

他見到我，客氣的跟我彎腰點頭。

他也是那種愛用尿遁招式逃避工作的人，尿遁的路上遇到我時就像現在這樣客氣。但那時這些毛病都在獎金的鼓勵下，逼出他憋忍已久的潛力。

他跟我解釋著與AI與高科技大公司對抗的必須，但感覺不出他的激昂。嘴裡說這是一種剝削，喊著每個人都該有工作權，而工作並非只是為了錢。

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有沒有笑，這些話語聽起來感到人類好像有著高尚的使命。

「前輩要不要一起。」他邀請我加入抗議行列。

「不了，得去上班。」

他驚訝的看著我，我理解這個驚訝。

現在還有人類工作職缺的只剩下AI開發工程師、科學家、運動員與真正處於權力高位的官員和管理者，管理AI的人。我所工作的酒吧屬於異類。

「薪水一定很好，羨慕你。」他說。

我點點頭的離去，最終他所羨慕的並非那高尚的什麼虛無飄渺。

我尊重所有決定去工作的理由，畢竟那是屬於某種專業背後的驅動。而我這次還願意工作，就是單純的試煉自己能否在市場上付出某種專業讓生活好一點。

起初酒客們出於尊敬試煉之地的專業，都很客氣地詢問我們是否調整了數據或者因季節改變了口味，但這些詢問耳機都給了明確地回絕。

但「試煉之地」的味道似乎真的在轉變。

不只是味道，那顆時而緩慢飄轉的大腦對酒客也有了不同的想法。

「已經等了二十分鐘了，是手工調酒嗎？」那些猶如禪修高僧的酒客們脾氣也按耐不住，來這裡消費從未被拒絕的他們，如今不知緣由的拿不到酒。

被拒絕的人大概是三成，從他們喝了水杯傳送數據經過判讀之後，就沒再有任何回應。

耳機裡說這是「正常運作」。

「可能數據那裡有點問題。」我通常會圓潤些的換個說法，但JD會據實以告，說出讓客人覺得刺耳的話，說完就遁入後場成為一抹白霧飄散的乾冰。

我花了超出工作守則的力氣安撫他們，但AI似乎毫不憐惜這些客人。沒有賠償也沒有補貼方案，不出酒就是不出，好似是早有計畫要排擠那些「不合格」的人。

我知道他們走出酒吧大門之後，可能就再也不會回來。

這些便是被試煉之地所淘汰掉的人們，在毫無警示毫無理由的情況下被拒之門外。

來喝酒的人像是要抽樂透，看「試煉之地」是否有心情為你的味覺出一杯Order，靠的是難以觀測的運氣。

我以為酒吧會撐不住幾個月然後倒閉，我就能真正的退休了。

不知道是我低估了試煉之地的吸引力，還是低估了那些酒客的自虐程度，酒吧外聚集大排長龍的人等著入場，在門口拿著水杯執行資格確認。

乍看那一群團團包圍酒吧的，渴望解答的，與在廣場靜坐抗議的近似同一批人。

還沒開門前的一小時，我看到JD正偷偷的拿著水杯喝著，抬頭望著試煉之地，像個信徒擲筊一樣等著答案。

試煉之地出了一杯清黃泛著淡紫色的，不知道是什麼，JD喝了一口便噴了滿地，拿著拖把抹地時還不自覺溫柔的笑著。像著魔了一樣，自詡是通過試煉的人。

不知道是酒變得更好喝了，還是有什麼尖酸刻薄的狹隘被滿足了，能喝到Order的客人是比之前笑的更幸福可愛。

試煉之地在變得無常嚴苛的這幾週的某一天，像是遭到了報復攻擊。

「試煉之地」突然停止調酒，亮起了紅燈。不是那種鬧脾氣的隨機拒絕，而是完全停擺。橢圓球的藍變得漆黑沉到最底，輸送酒類的管線停滯，那些原本該跟著點單運轉的機構都處於待機，耳機響起警示音。

被這紅燈與警響嚇的慌張，從沒有這麼刺耳的聲音扎入，耳機那頭被干擾的斷訊。

連客人對「試煉之地」那詭異的血紅色調也感到不安。

「你負責外場。」JD突然這麼說，然後他說了一串數字：「E4439。」
不知道在故弄玄虛什麼。

他搖頭，站上了吧台，陌生的抓起雪克杯，眼睛瞄著螢幕上的訂單，開始調酒。他變得不太一樣，像是繃緊的抹布，質地變得堅硬，水分都從額頭擠了出來。

他宣告「Order」將暫停服務，僅提供酒單上的經典調酒。

原先無情運轉的那些現在凝結了，反讓死氣沈沈的酒吧有了點生氣，也許是首次有了人類上台調酒，激起酒客重新拿起酒單獵奇。

JD厭世的表情與那連身至下巴下緣的刺青，與發著赤紅光線的「試煉之地」相襯。他本能的啟動了身體裡的某個自然律動，拿起鋒利的大馬士革鋼刀把方整的冰塊削的凹凸，握起了量杯與各式基酒搖混著，帶有花式甩拋又刻意收起太過豪放的動作。完成的調酒又拿起攪拌棒打亂本該優雅的色層，有點髒又有點靜不下來的混轉著。帶著JD本人那種不屑於回應任何人的臭樣子，是完全迥異於試煉之地的風格。

每個人的眼神都從停滯的機械轉而注視這位有些慌亂與生澀的酒保，期待能端上帶點叛逆或缺漏的氣味，即使敗給了試煉之地也沒有人會計較。

拿到酒的客人迫不及待地喝一口，有些因為太酸而把整張臉都眯陷；也有的後勁太強發出驚嚇與愉悅綜合的深沉喉聲。那些人都體驗到了一些沒經歷過的。

這個本該寧靜而禪意的酒吧洩出了緊繃後的愜意，每個人都釋放了一些什麼。

吧台上紅燈熄滅，耳機通訊回覆，駭客的攻擊被總公司排除，一切又回復正常。

JD從吧台下來後神情變得輕鬆飄然，肢體垂擺像是虛脫了，也像是某種得道後的解脫，是獨自在前線經歷了一場空前的無聲戰鬥。

他很少出現在大家眼前還能如此的高能量高度運作，好似之前的待機充電都是為了這一刻。

就像待在會議室裡的大半夜加班，沾染了泡麵的香氣，無法闔眼的撐著不能睡，那種又奴又愛又討厭的矛盾，很暢快。

客人們珍惜的喝著那得來不易的。

比起試煉之地，應該是不完美的調酒。JD靠在吧檯的角落觀察每個酒客的臉，他憋著滿足的嘴角，他一定知道感受到了什麼。

「再來一杯。」那位老熟客對著JD舉著杯子致敬，貪婪的要求續杯。

「請您從上挑選，或交由吧台客制，謝謝。」他說依照工作守則，系統恢復正常運作後將由「試煉之地」出杯。JD遞上了酒單，微微鞠躬後離開。

「你這機器人憑什麼拒絕出杯。」那老熟客依然沒搞清JD是人不是人，指著離去的背影摔了酒單本，發出宏亮的嗓音再次用嚴酷野蠻的語氣要求。

酒吧很少有如此大的聲音出現，尷尬與驚訝的眼光尋找著下一幕該上演的戲碼：是酒客喝的醺醉情不自禁得保安出場；或者服務人員的畢恭畢敬像海綿一樣的將自己折疊致歉。

作為曾在業務圈與服務業打滾數十年的自己，老派的選擇了後者，第一時間的靠上趕緊哈腰圓場，介紹起酒單裡其他的酒。沒有一個是老熟客沒喝過：「連Order喝起來都無聊死了。」

我不斷在耳機裡呼叫JD，換來的是連呼吸聲都沒有的寧靜。

JD全然地在酒吧裡消失，像是功成身退得去待機充電。

「不然我來調吧。」我來應該也行吧。

「不要！我要那台新型的機器人調。」他失控的叫囂，有些客人受不了離開了酒吧，有些客人跟著騷動起來。

我仍然折著腰，堅信這位客人會清醒。

到吧台去硬著頭皮調了一杯什麼，耳機不斷提示一些工作守則序號，像是警告著，但這些序號是要如何能夠應付蠻橫奧客的需求。

端來時熟客已經醉得看不清，伸手奪去那杯倒入口中，還沒吞下就吐的滿地，然後累得趴睡在吧台上。

我讓計程車把醉客載走，清了地板，但真正麻煩的卻是駭客入侵後的處理工作。耳機系統因駭客破壞沒法逐步指導，我連怎麼把工作守則的序號與記錄回傳都不清楚，更遑論那些序號的意思。這些以前都是JD在搞的。

我竟然挑燈夜戰莫名的熬夜，在大半夜翻看著工作守則，以為像以前拼命撞牆總能撞出個什麼一條通道，但自己的腦根本沒法讀進這些一串複雜難懂的字詞。

明天如果還是這個慘樣，那還能開店嗎？

凌晨六點半，身子發出了某種躁動而又無力的警訊，感覺吸不上氣又盜著冷汗，視線逐漸混濁的滑坐在地上昏了過去。

如果還有氣力，我其實也可以灑脫的走出店門，管他什麼試煉，總是有補貼能夠生活的。

「你怎麼躺在這。」JD見著我時驚恐的問著。

我身子攤彎在地板牆邊，背部一陣酸痛，JD把我扶到椅子上。

「沒關係，就太累睡了一下。」

他看我睜眼回應時倒吸了一口氣，他也許以為我已經掛了：「有必要這麼鞠躬盡瘁嗎？」

「你跑得這麼快，不就是丟下我收拾殘局嗎？」

他對我的抱怨並不領情，至少他覺得在工作守則裡並沒有提到這些內容。

「該下班的時候就下班，該做什麼都寫在守則裡，其他是總公司要處理的。」

「要是天底下的事都給守則料中了，還顧用我們幹嘛？」是吧，這問題我從面試就一直都有。

作為人類後段班的自己，一定還有什麼存餘價值，等待著被榨成鮮汁。

他臉色木然的看著我，想說什麼但覺得拗不過我，轉身帶上耳機，那些資料上傳、重啟歸檔的，一瞬間幾個代號輸入就解決了。

「這麼簡單就弄完了？」我驚呼著，心裡大抵明白，不是說簡單或舉手之勞他就會做，是因為他只想做他想做的。

「上個班這麼挑惕，你大可領著補貼過日子就好。」我接著說。

「如果我辭職，剩你一個人行嗎？」JD順水推舟的問著，他可能是認真的。

「多得是人要來你這個位子。」

「這麼多人搶嗎？」他笑了，點點頭：「兩年換過九個工作了，真沒一個喜歡。」

到底為什麼要喜歡工作？到底。

我從胃裡反射出了臭酸的陳腔濫調，但到了嘴邊發現說不出來。

不太鮮明的記憶裡是曾經呼風喚雨過，在談判與商務上有過數次腎上腺素噴發的高昂時刻，在那些巔峰狀態下會覺得自己的疲累是有所值，值不值得喜歡不清楚。

其他的時間就是期盼這些會再頻繁發生，但真實的再次發生的次數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稀少。

那天上班JD沒再躲起來，他怕我再度倒下。但也因為抗議活動不斷擴大，外頭的拒馬已經攔不住了那些對工作與興趣錯亂顛置的人群，客人暫時都不敢上門，整個酒吧沒有人的氣味。

想起那天JD帥氣的站上吧台調酒，像是公然接受某種試煉挑戰，他繃緊神經百分之百專注的那一瞬間，也許免強展現了某種「喜歡」的樣子，即使帶有一點點的矛盾與慌張。

我也想把做給熟客的調酒再練習一次。總是會有遇上緊急時刻的狀態，把喜歡的樣子展現出來也是蠻帥的，我是這麼想的。

對耳機詢問了那天做的古典雞尾酒酒譜，照著語音提示跟著做：將方糖置入威士忌杯底，滴上苦精溶解部分方糖後，用攪拌棒搗碎，加入波本威士忌及冰塊稍微攪拌，最後以橙皮油留下氣味與裝飾。

步驟聽起來極為簡單，跟上次的做法應該是一樣的。我快速完成舉杯，JD看了一眼就婉拒了。那是他的損失。

我讓「試煉之地」也同樣的出一杯交替比對。入口風味果然毫無差異，原來調酒的試煉比想像中容易。我看到JD笑我得意洋洋的樣子。

這個簡單過了頭的結果，肯定哪裡出問題了。

有些人的樂觀對興趣與喜愛就是寬容且友善的。

還來不及收起自己的調酒器具和得意的表情時，厚重大門被推開的鈴聲響起，今天第一位客人上門，是那日廣場偶遇的小賈。

「哇！」他讚嘆酒吧上「試煉之地」這面牆的工藝，視覺上的驚奇讓他嘖嘖聲不斷。

「你怎麼跑來了。」

「前輩怎麼在這？」異口同聲地比當初在廣場遇見時還尷尬。

「我在這裡工作。」

小賈忍著應該是要驚呼的表情，像是偷打哈欠那樣的吞了下去。

我發現自己沒法把他當酒客，或沒法服務他，五十幾歲的腰桿突然很硬，不易彎折，只見JD拿了水杯跟酒單上前，說明起「Order」的規則。

「能不能點到Order就看你的福氣了。」我在一旁敲邊鼓，他戰戰兢兢的喝了水杯，橢圓的藍球轉動變色。是被選中的勇士。

「恭喜你，隨意喝吧，我請客。」不知道為什麼，我又擺起了主管的架子。

「前輩太客氣了。」小賈畢恭畢敬地彎腰點頭，上班時那個狗腿的模樣再度顯現。

JD端上Order後，竟也回頭跟我畢恭畢敬的彎腰鞠躬離去。

我的臉一陣刷紅，覺得自己依老賣老很恥。

小賈初嘗Order時竟發出乾嘔，我跟JD對這個聲音都有點驚嚇，趕過去時小賈舉手示意沒問題，面色又變得輕盈和悅，似乎很享受這杯調酒。

然後他又多點了三杯，像是在報復還是發洩的，過了半小時，他開始扯著嗓子問問題：「AI為什麼知道我排斥香菜的味道，又知道我喜歡芒果的甜？」問題從小賈口中變得越來越大聲。

「三杯裡面有一杯是我小學時最討厭的杏仁茶味，但那是我暗戀的女生請我喝的飲料。」

小賈抬頭看著試煉之地，長嘆了一口氣。把JD叫了過去，指著我用著極大的聲量問著：「他是你的主管嗎？」

JD頓了一會，才點點頭。JD大可不必這樣。

「他！」然後小賈滑落椅子，被JD攙扶到了沙發上。

小賈閉著眼睛仰著頭呢喃著：「垃圾主管，以為自己被裁員是因為AI，其實他是被我們逼走的老毒瘤。」

小賈癱躺在椅子上兩臂低垂，唯有食指仍彎曲翹起指向我許久，那是他全身上下最清醒的部位。

小賈碎唸起過往我如何強迫他們，反覆決策，畫著空泛的大餅，然後各種業主的要求只會是是是的全盤接收，毫無專業尊嚴。

他說著這些口齒不清的糊成一團。

只是短短的幾分鐘，宣洩出來的恨意比對AI還多。

JD循著他的食指看著我，那眼神是一種確認，確認小賈一點都沒說錯。

直至小賈完全清醒，又變回了那個彬彬有禮帶點狗腿的人。他連忙跟我道歉，說他只靠補貼根本沒法生活，說自己才是真的被AI淘汰，然後還來這裡喝著AI調的酒也很恥。

他感謝招待後便離開，離開的速度飛快。

橢圓球從藍色轉為黃綠，逐漸泛白的飄浮到頂上幾乎消隱。剛喝下Order的雖然是小賈，但那是對我最嚴苛的試煉。

隔天的半夜十二點，小賈給我發了訊息，請我們盡快離開。抗議活動失去控制，那些激進的破壞分子為了阻斷AI演進，鎖定了「試煉之地」。

訊息才剛到，路口就聽到了劇烈的爆炸聲。聚集在廣場的人群四散，警消聲在樓棟間返響，大馬路上的店面有許多都被砸，尤其跟AI相關的餐廳、便利店、甚至行駛在路上的無人駕駛車輛。

政府不敢派出執勤機器人，只怕激怒更多人讓事態升級到難以平復的地步，於是抗議暴行在完全脫韁的狀態下不斷升級、失序。

新聞上頻頻說著AI已經失控的自行演進，有了喜好並能發展出自主意識。

如果說能理解本我的複雜感受，進而理解動機與慾望所表示的意義，屬於有了自主意識的基本要素，那麼在廣場上抗議的那些人，在這裡當服務生的我，都算不上有自主意識。至於試煉之地是否真實的發展出了自主意識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窗外刺眼的火光，暴民不斷鼓譟逼近，JD不斷要我退到後場，嘴裡唸起了工作守則裡對應的序號及處理方法，年輕人囉唆起來也是很刺耳的，我聽到了又好像沒聽見，看了也等於沒看，擦了椅墊，不想再聽任何人的指揮，就在吧台喝著自己調的酒。

汽油彈丟上大門玻璃，大火在門外猛烈燃燒，從門縫邊洩進濃煙。沒幾秒鐘灑水器啟動，我那杯曼哈頓被無端的加水稀釋。

JD千拜託萬拜託的拖著我往廚房移動，轉進食物冰櫃前有一道維修隱門，推進去便是「試煉之地」的正下方機房。這裡空間不大，剛好能容納兩人屈腿坐著。

近距離仰望試煉之地的調酒運作，還有那猶如生物神經的串連與染色漸變，比起遠遠看著牆掛的更為細膩震撼。

「你平時都躲在這裡？」

JD點著頭。他透過耳機啟動了緊急程序，吧台天花板落下了厚重的防火牆，將「試煉之地」的核心與外界隔開，是一道連炸彈都無法穿透的保護。

從這裡，看穿色層漸變的玻璃後方能透見酒吧的角落，窺見每個曾經坐滿酒客的桌椅。曾經像個學者和科學家的那些探尋滋味的人，細聞香氣在杯口芬發，曾經在舌口中與空氣混動，然後冒險的飛逝下肚。

他們不管是甜是苦，唾腺都迫不及待的分泌，鼓譟著再來小小的續上一口。

就是這個前仆後繼地，為了那無法被解答的存在定義所驅動。到底有什麼證據能如此輕易的證明自主意識的生成，這是許多人尋找了一輩子都未能得知的。

JD竟拿起了早備好的兩個水杯，像野餐一樣的雀躍。

他將水杯靠上唇邊，像是親吻著某個王的手，吞了一口水後虔誠地等著屬於他的Order。我們抬頭盯著那變換緩慢的藍色法瑯光澤逐漸轉成深沈的褐色，像是給了JD某個象徵性的code。

是一杯帶有咖啡與麥芽香的氣泡飲料。

我害怕他會吐在這裡，警告他喝小口一點。

「這不是酒！」他先聞了聞，然後驚喜地喝著，像是終於喝到了他夢想的mocktail。

所以「試煉之地」也通過了JD的試煉了嗎？哈，我感到有些錯亂。

JD喝下半杯後心情愉悅帶著0酒精的微醺，說自己也曾經做過兩個月的酒保，背過不下百種酒譜，總是要在無法得知味道的狀態下，純粹靠著記憶來遐想呈現。

「用背的？這樣還說沒興趣。」

「嗯，之前是真的沒興趣。」

我現在才知道JD在尋找的東西是機率極低的可能，也是因為他對興趣的閾值過高。能探得他的喜愛有著很尖苛的運氣成分，也應該說幸好他有堅持。

這些可能非得遇上了「試煉之地」才做得到。

「你也弄一杯，看試煉之地給些什麼。」JD像在混沌迷惘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燈塔一樣的囂張，想看我不是也有這樣的資質。

我學著JD那樣做作的像吻著某個人的手一樣吞了一口水，慢慢的離開酒杯，抬頭看著那漂浮的藍球緩緩地轉動，我跟JD期盼著那專屬於這個五十幾歲的老人還能榨出什麼剩餘的氣味與興致。

試煉之地的橢圓球狀法瑯質地從藍色轉變成了藍色的藍色那根本沒變好嗎。

我對著拒絕出杯的試煉之地誠懇的升起中年人的中指。

JD摀住了嘴，害怕那完美的mocktail噴出口。